

读书可“灯塔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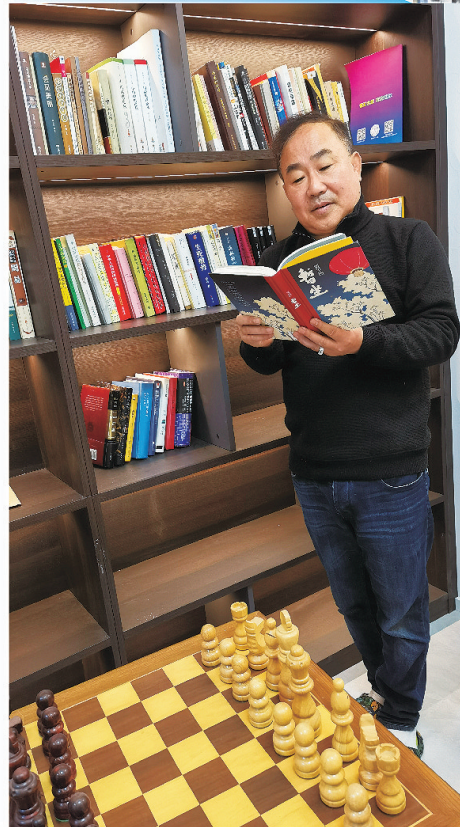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崔燕 实习生 王若昕 刘子鸣



■周蓬桦



■姚法臣



■王青伟



■高兵



■连谏

4·23世界读书日

克里斯多夫·夏布特的《灯塔》是一部以孤独为主题的漫画小说。小说描述了茫茫大海上的一座灯塔里，住着一位畸形怪人。因为相貌丑陋，他自出生起就被藏在塔中，与世隔绝地生活了50年。父母留下的旧词典是他认识世界的唯一窗口，在每个孤独的夜晚，点亮他想象中的世界……

世界读书日的主旨宣言为：“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，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，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，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，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学、文化、科学思想大师们，都能保护知识产权。”

教育家朱永新说：“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；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。”阅读如同灯塔，以自我救赎的力量构建了属于个人的精神世界，更以无以复加的价值点亮了更多人对未来的想象。

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，记者采访了青岛的几位阅读达人，他们的故事是一个个与“灯塔”有关的光亮与美好。

周蓬桦： 买书如同与友人 见面喝茶聊天

周蓬桦是著名的作家和散文家，他的写作与读书如同呼吸，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元素。

“我以前喜欢去实体店买书，现在去得少了，基本在网上解决购书需求。我差不多每天都要从网上购书，像每天如约与一位友人见面喝茶聊天一样。”周蓬桦说，自己没有具体统计过目前的藏书数量，但大约在一万册左右，《鲁迅选集》《百年孤独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《复活》《卡夫卡小说全集》以及《瓦尔登湖》《普里什文作品集》等都是他珍视的藏书。

周蓬桦购书在精不在多，只有遇到格外喜欢的书才会购买多个版本用作收藏。在版本的选择上则是不拘一格，只要认为其细致的装帧配得上作者的激扬文字，他就会爽快地买下。

“追根溯源，我喜欢读书是从幼年时读小人书开始的，当时我只有五六岁，与祖父生活在乡下。有一年，父亲在春节期间从城里带回几册小人书，至此，我知道原来外面还有一个广大的世界。”周蓬桦回忆说，从小人书向字书过渡，是非常自然的过程，在整个中学时代，他把大部分的零花钱都交给了新华书店。

多年以来，长期的写作与阅读习惯让周蓬桦养成了一个人独处的生活方式。“每天清晨睁开眼睛，就要让大脑进入一个合适的赛道，沿着这条赛道神游八极，奔跑或飞翔，宇宙万物的葳蕤与茂盛便尽收囊中，变成思维的颗粒。”周蓬桦如此描述自己的心灵旅程。

除此之外，周蓬桦还认为“书房”是一种超越空间的概念。当一个人确立了以书房为中心的世界，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抱有一种探究与追问的姿态和定力。这样的人即便置身于一片森林和草原，依然可以像静坐在书房里一样淡定思考，不慌不忙地处理手头的事情，徜徉其间，顺手而为，就能把新知与发现捡进思维的篮子里。

与文字打交道的时间久了，在文字中不断进行反省是周蓬桦特别看重的另一个方面。“我会时常反省自己还有哪些人性的弱点，能不能在有生之年克服掉。诸如这些年，我逐步克服掉懒惰惰性，戒烟限酒，戒掉根性里的嫉妒心，戒除偶尔沾到小便宜的虚荣与肤浅自得等。”周蓬桦说，“我觉得这样会对写作有益，不停地学习会让人及时接纳新的理念。我希望老了的时候，能成为一个保持清醒、通透平和、思维开放的人。”

姚法臣： 对书籍的好坏 “打眼”就能分辨出来

许多人在介绍姚法臣的时候，除了介绍作家的身份，常常要冠以“藏书家”这个称谓。他大约有上万册藏书，仅仅这个数字，就令人不得不仰望。姚法臣介绍，他的藏书一部分存放于现在居住的寓所当中，有24个大书柜，书籍擦压，里层外层都堆满了。这些书都是花费心血逐年累积的，因此，每本书对我来说都很宝贵，不分彼此，那些旧书尤其值得珍藏。

如果可能的话，姚法臣希望能邀请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到他的书斋来做客。他在20年前读到赫拉巴尔的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后，从此难以忘怀。“赫拉巴尔幽默、风趣、善于自嘲，他在林中小屋里饲养了一群流浪猫，是个好玩的人。”姚法臣告诉记者，“赫拉巴尔喜欢在布拉格街头的金虎酒吧里喝啤酒，假如能请到赫拉巴尔，我特别想陪着他到登州路的小饭馆里，喝几碗青岛散啤。”

如今，姚法臣主要通过网络购书，但他一直保持着寻访实体店小书店的习惯。这些年，他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去旧书店和有特色的实体店逛逛。“去实体店，看到好书一定会买，但这样的书缘越来越少了。”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、厦门的琥珀书店、重庆的刀锋书店、昆明的麦田书店、扬州的边城书店、珠海的停云书店、青岛的我们书店、希腊的亚特蒂斯书店、贝尔格莱德的1903书店、伊斯坦布尔的纯真博物馆书店……这些书店都曾留下过姚法臣的足迹。

因为长期读书和写作，对于书籍的好坏，姚法臣“打眼”就能分辨出来。近几年，姚法臣主要买的、读的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书籍，譬如像鲍里斯·维昂的《岁月的泡沫》、斯科特·莫马戴的《通向阴雨山的道路》、尾崎红叶的《金色夜叉》、钱歌川的《苦瓜散人自述》、鹤西的《野花草集》、堀辰雄的《起风了》、米特福德的《我们的村庄》等。

姚法臣读书、藏书有个习惯，喜欢“串门”读书，“譬如我正在读张三的书，发现张三在书中谈到李四的书，恰好李四的这册书籍我也有，我随时可以取阅，这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。”有时，他会因为特别喜爱某本图书，便有意地搜集此书的不同版本，“像我默·伽亚谟的《鲁拜集》，我就收藏了十几个不同的插图本。”

“对一个爱书人来说，读书永远追不上买书的速度。”在姚法臣看来，藏书和读书无法做到平衡，也不需要平衡。藏书是因为爱书，爱书所以藏书，“对我来说，藏书的最大意义在于有书可读。”

王青伟： 读书、弈棋、写诗 看到人生别样风景

“可以在棋盘称王称霸，可以在诗坛抒风写雨”。这是好友赠诗中的一句，棋谱与诗集，似乎已经成为王青伟的一体两面。

王青伟爱读书，与父母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。“在我小时候，父母就爱订阅畅销杂志，比如《八小时以外》《知识与生活》《大众电影》等，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杂志，我也会跟着一起阅读。”等到王青伟年龄稍长，他开始涉猎长篇历史小说，“大概在三四年级时，我就通读了《岳飞传》，还能将重要片段讲给小朋友听。”

初中一年级后，王青伟被选拔进入山东省国际象棋专业队训练比赛，此后就离开了正规的学校教育，但他一直没有放弃阅读的习惯。

在比赛和训练的空闲之余，《收获》《小说月刊》等文学期刊，王青伟几乎没有落下一期。国际象棋的长期训练让他拥有了很强的记忆能力，有时通宵一口气读完全书之后，他依然能够复述出其中的关键情节与知识点。“在同事们看来，我的知识面比常人要开阔一些，这与博览群书和特殊的思维习惯有很大的关系。”王青伟说道。

在藏书方面，王青伟有着自己独到的收藏。他搜集了不少棋类的书籍，总量有四五百本之多，具有如此“收藏规模”的棋谱爱好者在省内屈指可数。《西溪丛语》中有诗云：烂柯真诀妙通神，一局曾经几度春。自出洞来无敌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目前，我最珍贵的一本藏书就是民国时期出版的、山东棋圣邵次明先生整理的棋谱《自出洞来无敌手》。王青伟向记者表示。

象棋书画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四种传统艺术形式，被称为“文人雅趣”“四艺”“四绝”等。“如今把国际象棋列为体育项目，恰好证明了国际象棋在艺术形式与体育竞技上的统一。我认为一个好的棋手，应当具备艺术家的气质和运动员的拼搏精神。”王青伟说，读书、弈棋、写诗，这些爱好令他看到了人生的别样风景。

高兵： 从疯狂买书 到大方捐书

在青岛的文学圈里，高兵是无数人的“带头大哥”。这当然不是因为高兵的年纪稍长，而是因为高兵的“爱书”之情感感染、打动了和影响了无数的写作者。高兵个人的书屋，几乎就是大家的“公用图书馆”，受益于高兵的文化人不胜枚举。

高兵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买书，那是改革开放初期，出版社开始小心翼翼地出版发行世界文学名著，满足国人求知若渴的文化精神需求。可想而知，经过十年文化禁锢的国人，有了接受世界文化精品的机会会是怎样，可以说是洛阳纸贵，一书难求。到现在高兵还记得买到的第一本外国文学作品是《契诃夫短篇小说集》上下册，售价是一元八角。

“年轻时买书疯狂的时候，曾想找一个书店的女青年为妻，能帮助我把好书留住。”高兵回忆说，那时候对买书的痴迷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。从中山路的老书店、新华书店，到高密路的新华书店计划业务批发部，李沧书店、市北书店、台东书店、四方书店、水清沟书店都有他的“关系”，而且，他每个星期都会骑着自行车乐此不疲地“绕场一周”。以至于到后来私人开的书摊、书屋，他几乎都熟悉，汉京书屋、大地书屋、博厚书屋、学苑书屋最多的时候将近两万册。

“虽然现在自己还在精挑细选地少量买书，但送出去的书籍比买的书多得多，毕竟到了六十有七的岁数，看不那么多的书。”王青伟说，可以让让更多人受益。高兵买书、藏书、借书和送书的历程，至今已有40年。他经历过疯狂买书时期，书最多的时候将近两万册。近几年，他开始陆续往外送书。

目前，高兵在青岛文化市场内租了一个房子当书屋，或者说叫仓库。“我估计还有6000多册书吧。这两年将自己的图书捐出去一大半，让那些买不起书的孩子和那些真正喜欢某一个作家的朋友，同事一起帮我读书。”高兵认为，这是对书和自己最大的责任。

连谏： 我是一棵树， 书籍是扎根的土壤

作家连谏的书房不大，但整个一面墙都是书橱。她书橱里的书，除了规矩规矩“站立”的，还有“横躺”于书柜、“出逃”书柜的——书柜所有空闲都塞满了书。书柜放不下了，就堆在家里，床头柜上、五斗橱上、花凳上……每个房间里到处都是书。“看到家中堆满了书，我会觉得很富足，有种很踏实的感觉。”

说到自己的藏书，连谏谦虚地告诉记者，“我的藏书不多，不好意思邀请作家到我家来看，尤其是有的书买了还没读，怕人家谈起来时会露怯，就更不敢随便邀请人来参观了。”

事实上，连谏并不是一名“头脑发热”的藏书人，“我一般不会为了藏书而买书，都是购买自己想阅读的书籍。”连谏认为，藏书的意义正是在于阅读，“作为书籍，如果仅仅是被收藏而不是被阅读，那么，它就被完全否定了。它和废纸没有区别。”不过，连谏也并非全盘否定单纯的图书收藏行为，“收藏其实也是阅读开始的基础，这就像农民种地，只有有了土地才会有去耕种的可能，如果没有土地，一切都是枉然。”

和大多数人一样，连谏也有将书购置后“藏而不读”的情况，但连谏对此并不“自我内耗”。那么，究竟最珍视哪本书？连谏自己也说不上来，买来的书都是她所喜爱的。连谏时常温故加夫列尔·加西亚·马尔克斯、米兰昆德拉、莫言、老舍、余华、刘震云等作家的作品，“我是个阅读量比较杂但也很传统的人。”

身为作家，连谏将自己比作一棵树，书籍便是她扎根的土壤。在她看来，正是因为阅读，她才爱上了写作。阅读和写作，对她来说，是相辅相成的两个程序。“我认为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位作家，如果没有好好阅读，那便不可能从事写作。书籍里蕴藏着无穷尽的养分，能给写作输送源源不断的能量。”